

语 桥著

# 爱与思语

追寻可能的世界

语 桥著

# 爱与思语

书 名:爱与思语——追寻可能的世界

作 者:语 桥

特约审稿:夏汉宁

责任编辑:晨 曦

封面设计:恒 泰

版式设计:吴晓晓

责任印制:罗时彪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1.625 字 数:25 万

版 次:199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ISBN7—80579—956—3/I·778 定 价:17.98 元

---

邮政编码:330002 电 话:0791—8508445 850362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

- 1 生命篇
- 3 爱的践约
- 5 想起了《荒原狼》
- 7 东方的音乐
- 9 接受命运的赏赐
- 11 为子女着想
- 14 爱的本性及其可能现实
- 16 说隐
- 18 想静
- 21 拯救与慰藉
- 23 我思与我爱
- 25 争雄、智慧与爱
- 28 男性话语
- 30 综合人格力
- 32 精神的力量
- 34 画眉鸟也在歌唱

37	大家闺秀的情怀
39	同情无禁区
41	“逦”的精神
43	啊！大蟒
45	生命、语言(文化)和宇宙
48	野地的家珍
51	<b>思想篇</b>
53	追寻可能的世界
57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实质、由来和影响
72	精通国情的光辉典范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90 周年而作
81	鲁迅：中华人格的典范
122	关于美和美学的思考 ——兼评高尔泰的“一”
140	思维方式的改革
145	先要有一点“形而上学”的训练
150	一个值得思维科学研究借鉴的逻辑学问题
160	谈谈理论思维的内部机制
164	时代期待着新思想的“第一声叫喊” ——中国哲学现代化随想
167	一个“精神裂变症”患者的自述
176	儒家风范及儒家文化的当代命运
180	背景主义：关于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

- 207 践行篇
- 209 我读《深的山》
- 213 一部“形而上的文学”新作  
——关于《侏儒》的文本评价
- 221 乘着海轮探索  
——读长篇小说《晕眩》
- 223 留取真情从头越
- 227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 232 自由是精神的舟楫
- 234 别样的温馨
- 238 中年的天真
- 241 第三次崛起(十集电视专题片大纲)
- 255 江西人的文化自觉
- 259 效用原则:长篇小说热的背后
- 266 窗含西岭千秋雪  
——不该被遗忘的人
- 279 安得倚天抽宝剑  
——文体智慧与文体范畴
- 342 附:论典范作家的文体智慧(硕士论文开题报告)
- 348 梦红楼(23集电视剧总体构想)  
——曹雪芹的钟情人与雍正帝
- 353 沉潜功夫深蕴情  
——《国学大师丛书》的旨趣及意义浅议

- 357 中国出版如何“造大船”？  
——关于出版产业集团化及中文图书打入国际同行市场的思考
- 362 读《读黑格尔》所感

生  
命  
篇





# 爱的践约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时真像生前订好的契约，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与某个人发生特别的关联，缔结友谊，相亲相爱便是一种“践约”。有时，真让人感到生命历程的全部意义，好像就是为了某个前生契约的兑现。

人们管男女定终身叫“订婚”，管结婚叫“缘就”，订婚是缘分的认定，而缘就便是那契约的兑现。但是，对某些人（特别是那些富于性灵的人）来说，情况可能要复杂一些，也许是他们缘分特别好吧，生前就与许多人订立了契约，而且某个大契约中还涵摄了许多小契约。当他们来到世间践约时，却往往发现自己所能兑现的契约是那么有限，这份契约与那份契约之间又几乎是相互排斥即此非彼的，于是，震撼心灵的人间悲剧便上场了。那些可称之为不朽的文学作品，大抵由此敷衍而来。当神英侍者与绛株草订立了一个大契约时，不觉又和许多钗裙立了小契约，这就注定了贾宝玉一生爱情历险的悲剧基调。

立约，是纯个人的事，践约，却要受到社会文化的限制。

男女爱情的践约，本是个人的事，一经加上“婚姻”这一社会文化的外壳，所谓“缘就”之说，恐怕就多半只是对个人的一种安慰而已！

在社会文化的制约下，人们所得到的，往往并不是自己最想要的。那么，撇开婚姻外壳，去不懈地追寻真正的爱情践约，去成就前缘，而并不在乎其结果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便成了每个富于性灵者内心的必然要求。

他们也许注定摆脱不了悲剧性命运，但这种忠于内心呼唤的不懈追寻，却给了芸芸众生以心灵上的莫大抚慰……



## 想起了《荒原狼》

就像海塞的荒原狼——哈勒是属于两个时代交替之间的人那样，我们这一代人，也被从安全与纯洁的环境（至少让人感到如此）中撵弃出来。我们现在多半不知如何确立自己行为的意义——人注定要掉进“意义”的陷阱而不可自拔，意义是人类的日头，天不可一日无日，人不可一日无意义——因为旧的价值标准已经扭曲，新的价值尚未建立，这是一个价值标准混乱时期，因此，我们的命运就是把人类生活中一切成问题的地方当作个人的痛苦与地狱来加倍体验（就像哈勒那样）。而这种体验就像烈火，烈火见真金，烈火烧过之后，人类本质中那些美好而有生命力的东西，就将成为构成新价值的宝贵材料！

中国人的精神痛苦和地狱，从19世纪的前半叶就已开始，可悲的是，如今本世纪都快结束了，咱们还没有完全结束这一混乱时期。

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而人类似乎从来就未真正在意过上帝的发笑，真的！我说人类，实际

是人类的一小部分。在心灵深处凝聚着人类美好而有生命力的本质的那一部分人，虽然为数有限，但居然敢以人类自命，不在意上帝的发笑。因为他们作为人类美好本质的凝聚者，很难满足上帝(神)给予他们的那种平淡无奇、无臭无香而感觉上又确实还算温馨的生活。他们的思索，就是要跟神作对，要摧毁、或者说寻找摧毁这种“温馨”生活的线索。他们就是有着这种思索的本能(这也是因爱而得，我猜想，他们都是感情极为丰富的人)。至于他们跟上帝(神)的力量不成比例，也无法阻止大多数人(他们自身的一部分也在内)满足于自己还算快乐——睡意朦胧的快乐——的生活，乃至由于自己的思索而导致自己肉体 and 灵魂的双重毁灭，那是全然不管的。这当然看上去有些怪，简直太怪了，他们不就被别人基本上当作怪物、当作荒原狼看待的么？

自从 33 岁时写完《参与》这部书以来，我意识到我开始进入生命的冬眠期，特别是 1989 年 9 月以后，我开始发现平民(市民)生活有一种温馨感。现在我可以把这种生活称之为另一种生存方式(对我而言)的填空。如果从不同生存方式的填空这一角度，去看待人类的生活或运动，包括思索，那么我想，上帝就没有必要发笑了。

我的冬眠期还没有结束，就是说，我的思索的生存方式还没有复苏，我还沉浸在平淡无奇、无臭无香、在我看来还应加上没头没脑的生活中。但是，我为什么又开始像孩童般写起这“絮语”来了呢？上帝对我发笑了么？我不知道。管他呢，我又开始了孩童式的“絮语”——敢情是“恋人絮语”吧——这是一个事实。对于这个事实，我还不能作出什么判断，这又足见我起码还处在睡意朦胧之中……

我但愿自己不要完全复苏，永远在睡意朦胧中梦游，你想，有多美！尽管我也爱那荒原狼……

# 东方的音乐

喜多郎的音乐，给人一种超脱、飘逸而清新的感觉，给人一种徐徐向前挺进而没有痛苦，亦不悲壮的生命力。有追寻、也有与命运的抗争，但这是一种承受命运并与之并肩前行的、纯个人的心身活动。

这与西洋音乐，特别是贝多芬的音乐完全异趣。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受了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的影响，总免不了在某种理性精神或集体精神的支配下将命运当作一种完全外在的东西，去与之抗争，结果是痛苦、悲壮乃至崇高都被我们体验了个够——这种体验还往往使我们带上了一环环殉道者的光圈。可是，社会历史是非理性的，狂乱而无情的，理性在其面前永远是灰色的，而集体亦往往被碾得粉碎。于是，殉道者的光圈便成了无背景的虚空和幻影。这里，你再也感受不到痛苦、悲壮和崇高，剩下的只有茫然、失却和卑微，并随着对“人生有限”的深切了悟，“虚掷光阴”、“浪费生命”的伤感遂袭上心头。

须知，大多数人是到不了第九交响乐——最后的弥撒之境界的！

那么，听听喜多郎的《天空》吧，去承受、去学着承受自己的命运并与之融合，此间，照样有抗争，照样有对可能世界的追寻和挺进，同时，又无需背负不迁就于社会（往往受惠于它）的精神重压。这里没有崇高但很坚实，没有悲壮却也执着，没有痛苦，或干脆无暇顾及痛苦，而只有对自我诞生的欢悦。你关心的永远是生命的下一步，下下一步该怎么走：你这诞生于大自然的，怎样既在陌生境界里挺进，又将其融合到生命中来。

总之，从生命的第一次涛声，到最后一次潮汐渐次退去，无论你是直驰平川，还是穿越大漠；无论你在林间漫游，还是登临山岳；无论你是在清泉石壁前端坐，还是在烈日暴风中奔走……超脱、飘逸、清新和欢怡将始终伴随着你！

啊，喜多郎——纯个人的、东方的音乐！

# 接受命运的赏赐

将至不惑之年的我，做了一个奇特的梦，一个十七岁时做过的那种情窦初开的少年梦——我这个年龄不大可能或不太应该做的梦。

这使我感到困惑不解，我不知道这将预示着什么，但想必预示着什么吧，只要是命运，包括情缘，我也将顺从而不会拒绝的。在本性方面，我觉得自己与古希腊人更为接近，而不太像中国人，这就是接受命运的赏赐，从而更加酷爱人生和大自然；理解人生的真与美，同时在大自然中进行探险，从而让自由的精神和推究的精神各自去发展，让它们在追寻可能世界的行为中相互揶揄或和谐地并驾齐驱。

我以为，天、地、人（神）并不总是和谐的，人的努力更不应在自以为“和谐”的地方却步。文化的意义仅在于达到生存的和谐，那将是人性的悲剧，和谐永远是相对的、暂时的，人若不懂得这种相对性和暂时性，就势必会大不长进，所谓超越就成了神话。如果和谐是以忍受为前提，那就更加糟糕。



如此生活，必是无臭无香、不生不死地活着而已。道理很简单，人如果木然于自以为是的与天、地并列，那么，美妙的爱情——哪怕是暂时的——和航天飞机等人间奇迹将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与天地并列时，人本没有翅膀！

如果真有“天人合一”、“物我同化”之境，那也是因为有了某些伟大生灵的参与和创造，而唯有创造的生灵才是真正的生灵。其余的尽是与生命无关的而在地下飘浮的影子……

我喜欢希腊的人格神和神格人！